

澄

莊

岑凱倫

民族出版社

澄 庄

岑凯伦 著

澄 庄

贝儿由书店出来，发觉天上下着倾盆大雨。

很久没有下雨了，这些日子又闷又热，气压低，压得人
乎透不过气来。

这场雨下得真好，该是喜雨了！

不单只湿润了干枯的土地，连人也滋润起来，贝儿深深
了一口气：唔！好清新的空气啊！

该回家了，可是巴士站离这儿那么远，平时走走路没有
，此刻雨那么大，跑到巴士站恐怕自己会浑身湿透，

阔气点，破破例，坐计程车吧！

但是，要坐车还得过马路，这边是不准停车的。留心一
对面有个上盖圆顶的小小建筑物，可以在那儿避雨候

她看准路面没有车辆经过，于是把手提包放在头上，眯
眼拼命向对面走。

雨真大啊，脸上全是雨水，视线也模糊了，她想着，咚
一下，她感觉到，她撞到一个人。

“对不起，对不起！”她连忙说，也不管对方是谁，总
是自己不对。

“雨太大……”那声音，好亲切，好动听的。

她靠在墙上喘气，从手提包拿出一条手帕来，抹去脸上的雨水。

“这本书你的吗？”

“啊！”还用说，一定是顾得了这样又顾不了那样：“是的，谢谢！”

“都湿了！”他向她笑，笑起来象个好可爱的孩子。

“你也湿了！”贝儿轻声说。

他点点头，又笑了，好齐好白的牙齿，好深的酒窝，他也靠在墙上用白手帕抹雨水。

可惜，一套名贵的西装，也湿了！

贝儿稍作休息，她开始去截计程车，不错，是有计程车经过，但是架架客满，她的手都扬酸了。

“下雨天，截车不容易！”他说。一张孩子脸有一对神采飞扬的大眼睛。

“是的！雨太大，乘客没有选择。”贝儿靠回墙上：“等一下，也许雨停了，会截到计程车。”

“这场雨不会停，会一直下到明天。”他看看她，其实，他一直在留意她。

“你怎会知道？”

“看！我由对面的唱片店出来，那是我朋友的店子，他听过天气报告。”

“噢！天！”贝儿仰头长叹。

“我可以帮你吗？小姐。”

“帮我？”她诧异，侧起了头，他有本领截到车子吗？一辆金影劳斯莱斯停在他们面前，司机下了车，停开一

把伞过来。

“让我送你一程！”

她瞪着那劳斯莱斯，像看见怪物似的，心头一慌，连忙说：“不，谢谢！太麻烦了，不！”

“我是诚意的，小姐。”他站在她面前，动人的笑容又出现，从他的眼睛，看到他的真诚。

她无法抗拒，而且，她知道不能在这儿等天明。于是，她点了点头。

司机遮着她上车，他跟在后面，雨真大，有雨伞遮着，衣服还是湿了。

“府上在哪儿？”

“在……”她不能让他知道她住在哪儿，她说了她家附近一条街道。

司机马上开车，以前，贝儿也坐过劳斯莱斯，是银影，觉得很舒服，现在感到浑身不舒服，希望马上到家。

“我刚由外国回来不久，名片还没有印好，我叫高卡迪，小姐呢？”

“我……”不要告诉他真姓名，骗他？刚才已经骗过了，地址是假的，姓名也是假的，太虚伪了吧！“我姓朱！”

“朱小姐一定还在念书。”

“白天做事，晚上念书。”

“太辛苦了，为什么白天不念书？”他真天真：“日校比夜校好多了。”

“我知道，但是，我没有能力负担日校的学费。”这些事，她倒不想骗他。

“外国也有很多学生一边念书一边做事的，这叫半工半读，很普遍。”他也不笨，知道不该再坚持日校：“朱小姐，你一定很忙。”

“唔！每个星期只有星期日可以休息，象今天。”

“下个星期日我们去吃一顿茶，好吗？”他说话永远是那么温柔。

“我不知道下一个星期日是否有空，我通常利用星期日去办很多事。”

“我们事前通一次电话，没有空可以改期。”他低下头在写一些东西，然后把那张便条交给贝儿说：“我下星期一才上班，公司的电话我记不住，这是我家里卧室的电话，我差不多每日七点钟就可以回家。”

“谢谢！”贝儿把便条放进手袋，但是她知道这个电话永远不会打。

“你的电话呢？朱小姐。”

“我？”又是一顿，给他电话，倒不如让他知道她住在那儿：“在公司打私人电话不大方便。”

“府上呢？”

“这……”她面露难色。

“我明白，一定是伯父伯母不喜欢你随便交男朋友，我妈咪也一样，她对我们几兄弟都不管，可是对我家小甥女却特别紧张，迟点放学回家都担心。”他似乎真的很了解：“等会儿我送你回家，让伯父伯母看过我，认为我是个好人，我们才交朋友！”

“家里没有关心和等待着我的父母，”贝儿一字一字地说：“我是个孤儿。”

“对不起，”他皱着眉，有点手足无措，他是个不愿意伤害别人的人，一看就知道他良心好。贝儿看了不忍，终于把电话写下来交给他：“我只租了一个房间，电话是房东太太的。”

“我知道，我不会在电话里唠叨！”他又笑了，很用心地把纸条折好放在衣服的口袋里。

“我到了，请停车！”

“亚祥，撑着伞送朱小姐到门口。”高卡迪回头问：“哪一家？”

“不用了，雨已经没有那么大了，谢谢！”贝儿推开车门，马上向前走，一拐弯，不见了。

她跑着回家，喘着气，全身尽湿，开了门，房东太太刚在客厅：“怎么像落汤鸡，快换衣服。”

“苏太太。”贝儿喘着气说：“有一个叫高卡迪的人打电话来，说我不在。”

“又是公司里的小子？唉！天天一个，放心，我会对付他。”

以后一连几天，贝儿回家，总会听见房东太太说：“那姓高的小子又有电话来，天天打，他不怕烦？”

贝儿回到自己的房间，抛下书本，疲倦地倒在床上。

她想起高卡迪那张可亲可爱的脸，那甜甜而充满稚气的笑容，那双有神、充满感情和真诚的眼睛又是那么迷人。

分别十几天，她从来没有忘记他，只要一有空，他的影子就在她的脑海中出现，为什么念念不忘呢？难道是一见钟情？

她寂寞的时候想到他，孤单的时候也想到他，偏是她又

孤单又寂寞，所以更加难以忘记高卡迪。

正如房东太太说，追求她的人，天天一个：一起工作的、同一大厦的、公司的大客户、认识的、不认识的、甚至房东太太的朋友侄子……房东太太叫她“迷死人”，谁见了她都忘不了。

但是，她看不上那些男士，没有一个喜欢的，高卡迪她喜欢了吧，人是不错，外表也吸引人，就是不喜欢他的劳斯莱斯，和那穿制服的司机。

高卡迪的电话差不多来了一个月，突然停住了，苏太太说：“这个人太烦了，我索性告诉他你已经搬走！”

啊！怪不得，贝儿至此真有点失望。

就这样断了，贝儿心里很矛盾，一方面为摆脱他而高兴，另一方面，高卡迪的电话不再来，她有一种遗失了心爱东西的感觉。

这天，她下班由大厦走出去，走了几步，突然一辆平治跑车驶过来，停在她的身边。

贝儿旋头一看，那张可亲又可爱的面孔在她面前出现。

“你……”百般滋味在心头。

“朱小姐，请快上车。”他开了车门，向她微笑。

她知道这儿一带不准停车等候，中环商业区处处如此，加上高卡迪那一脸的甜笑，她在心理完全投降的情况下，终于上车了。

高卡迪的酒涡更深。车向前驶，不太快。下班时候，车多人挤。

贝儿坐在车里很舒服，其实，只要不让她坐那些名贵的劳斯莱斯，没有司机侍候她就舒服。

“我打了很多电话到你家，烦得房东太太叫救命。”

“对不起，我……”

“我明白的！”他没有半点不高兴的意思：“不听陌生人的电话是平常事，只是希望现在我们已经不再陌生。”

高卡迪气量很大，也不唠叨，她喜欢他的爽朗性格。

“我们是朋友吗？”他回过头，看了看她问。

贝儿点了点头。

塞车，一行一行的，开车的烦，坐在车里的也觉得很有意思。

“看样子一路上都要塞车，我们倒不如先去喝杯茶，不要跟别人一起挤？”

贝儿想了想，点点头。

喝茶也不容易，那些大酒店的咖啡座一到五点都挤满了人，但是高卡迪一走进去，立刻有个部长过来招待他，并且把他带到一张近窗的桌子，桌上有一瓶很美的白玫瑰。

“我认为你比较喜欢白玫瑰。”

贝儿四周看看，每一桌都是红玫瑰，只有他们这一桌有白玫瑰。

“真好运气，一来就找到位子，还是插白玫瑰的呢！”

贝儿天真地说。

高卡迪想说什么，然而又停住了。

要了饮品和三明治。

“朱小姐，我今天见到你不是偶然的。”喝咖啡的时候，卡迪说。

“你不是路经见到我的吗？”

高卡迪摇一下头：“你告诉我已经做事，我猜你一定在

中环区上班，我弄好了驾驶执照，自己可以开车，便天天到处兜圈，希望能遇上你，今天，我真好运气，终于让我见到你。”

“为什么？那不是太麻烦了吗？”

“认为值得的，就不觉得麻烦，我要找回你，不想失去你。”卡迪牢视她：“因为我对你一见钟情。”

“你……”哗！好大的胆子，贝儿感到双颊发烫。

“吓着你了，是不是？又或者你心里会问：这句话你跟多少女孩子说过？”

是的，贝儿真想问，他为什么这样聪明，象X光，看透了她的心事。

“我坦率告诉你，我没有说过，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令我对她一见钟情。”只要看见高卡迪那双真情流露的眼睛，谁也会相信他的话：“你以为我很纯情，情场的新手？也不是，我有很多女朋友，我天天拍拖天天玩，由英国玩到法国，由法国玩到美国，人家给我起外号，叫我PLAY BOY，我是不是很坏？”

“能够承认自己坏的人，总不会坏到那里去。”贝儿很高兴他的坦白，谁没有过去，只是大多数的人不肯承认自己的缺点，相反还觉得自己很对。

“我十六岁开始交女朋友，一直玩，足足玩了八年。”他一声感叹：“二十四岁，人家刚开始，我已经要结束了。”

贝儿一愣，这是什么话？“你不再交女朋友了？”

“结束过去荒唐的生活，好好地交一个女朋友，比如你！”

“我？”贝儿心里卜通卜通地跳：“我不能，我有过污

点，还有许多缺点，我不是个好女孩。”

“污点在我们认识之前就有了，我没有权过问；谁无缺点？缺点可以改；你不是好女孩，我何尝是好男孩；公平又配合。”

“我很穷，穷不能改！”

“穷不是缺点，不用改。”高卡迪那双多情的眼睛望着她，令她心动：“我们彼此相交，是交感情，交心，不是交换钞票，答应跟我做朋友，好吗？”

贝儿犹豫着，她很难下定决心，尤其是这些富家子弟，她发誓要远远避开，怎能跟他交朋友？可是另一方面，她又不能否认很喜欢他，他的外表，他的性格，她全喜欢。

“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好吗？”

看着他的眼睛，他的脸，他的笑容，贝儿心软了，结果还是答应下来。

卡迪很高兴，忍不住地笑，像小孩子吃到了糖。

卡迪比贝儿大四岁，但是，她觉得卡迪比她年少。是不是她的心境老了！

卡迪知道贝儿早上上班要挤巴士，一大清早就起床，为了让贝儿多睡点，不用她挤巴士，因此卡迪每天来接她上班。

下班为了避免塞车，总是先去吃下午茶，要是卡迪开会或有生意上的事务，贝儿就先到约定的地点，这时候，贝儿才知道，卡迪在所有高级咖啡座、高级餐厅和酒楼，都有定座，怪不得连吃中饭，也可以施施然到餐厅。

遇上贝儿晚上要上课，卡迪一定要她吃得饱饱的，如果晚上卡迪没有应酬（当然是生意上的了），卡迪会去接她下

课，然后一起去吃宵夜。

贝儿的生活里，少不了他，也实在不能少了他。

不是因为方便上、下班，不是因为中午不用排队买盒饭，而是贝儿看不见卡迪就不快乐。

卡迪是唯一令她见了就开心的人，她欣赏他有动人的相貌和潇洒的风度，广阔的胸襟，有气量，待人真诚亲切，有正义感，肯为他人设想，又有宽恕的美德，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但是绝不会为忙于做生意而忽视贝儿，他对贝儿体贴入微，他们思想接近，见解相同，多方面都很配合，最重要的，是卡迪非常尊重她，而且除了她，卡迪似乎没有别的女友。

谈恋爱的男女，是很快乐的，一阵和风，几点小雨，也足以构成罗曼蒂克的气氛。

贝儿夜校开始放假，她商科毕业了。

晚上，她很空闲，有足够的时间陪卡迪，卡迪只要没有工作，没有应酬，一定陪贝儿吃晚饭。

经理走过来，殷勤地问晚餐的味道是否令卡迪满意。

卡迪和他聊了几句。“高先生，三公子好像很久没有来了，是不是对敝餐厅不大满意？”

“怎会呢？他去了日本，在那边和日本人合股开公司。”

“原来如此！他好象已经去了很久？”经理立刻展开笑容。

“差不多两个月，日本的事完了，他还要去欧洲，你恐怕要再等两个月才能见到他！”

“请代我问候三公子和太太。”

经理走开去，贝儿忍不住问：“谁是三公子？”

“我三哥，本来他们叫我四公子，我觉得很不顺耳，所以他们都叫我高先生。”卡迪摇摇头，“公子哥儿。”

“你不是说你三哥结了婚，办公事一去四个月，你三嫂一个人不寂寞吗？”

“三嫂和他一起去的，先去日本办公事，然后三哥陪三嫂去欧洲买时装。”

“夫妻倒是很恩爱。”

“他们感情的确很好，除非三哥出门三、四天，超过一个星期，一定把三嫂一起带去。”

“那么说，做商人妇其实也不苦。”

“未必个个商人重利轻别离，我不喜欢到处跑，将来如果我出门，我也一样带着你。”

“你说什么？”贝儿低叫。

“我……”刚才卡迪是冲口而出，他想想就好笑：“对不起，我是说，假如我们结了婚。”

“啧啧！”贝儿满脸通红：“谁答应嫁你？”

×

×

×

星期日，卡迪和贝儿去攀登狮子山，爬了一大半，看见一块大平石，贝儿倒在石上，呼呼地：“停一停好不好，我脚软手麻了。”

卡迪解下背囊，开了一罐果汁递给她：“能攀那么高，你已经很有本领。”

贝儿喝着果汁，一面看他：“你为什么神闲气定，气也不喘？”

“我攀登过许多山脉，特别难忘的是安第斯山脉，它是世

界最长的山脉。

“在哪？”

“南美洲。”

“你真了不起，我还是第一次爬山，如果没有你跟我在一起，我早就吓得掉头跑了。”

卡迪在她身旁伏下：“那证明我具有安全感？”

贝儿瞧着他，深深地看，喃喃地说：“有时候，你象个孩子，有时候，你又象个巨人。”

卡迪轻抚着她那散在石上的长发：“你在我的眼中，永远是个小宝贝。”

“我经历过许多，心已老了！”

“我发觉你很喜欢怀念过去，你知道吗？回忆令人颓丧，令人苍老。”他的手抚着她那弯弯的眉毛。

“只有坏的回忆才令人颓丧。”

“为什么不忘记它？”

“我正在努力。”

卡迪捧起她那粉红色的脸蛋，皮肤薄至吹弹得破，滑不留手：“贝儿，我爱你！”

贝儿缓缓地垂下眼帘。

卡迪低下头吻她，他的吻是深情而浓烈的。这使贝儿想起了祖利，祖利的吻是占有和狂野，是想吞掉她而不是爱她。

两滴泪，从眼角滑下。

“贝儿，怎么了？”卡迪吻去她的泪，急切而有点慌张：“讨厌我？”

贝儿摇了摇头，她很久没有哭了，她发誓不再为祖利流一滴泪，但是，她忍不住，真的忍不住。

“发生了什么事？”卡迪抱起她：“告诉我！”

“我……怕！”

“怕？怕什么？怕我对你不规矩？不会的，我只不过忍不住吻你，原谅我，贝儿，我以为我们感情那么好……”

“啊！卡迪，”贝儿把脸埋在他的怀里痛哭。“你是……真心的吗？是真心的吗？”

“我是的，贝儿，相信我，你是我最爱最爱的人。”卡迪突然很高兴地叫了起来：“这个我可以证明！”

“证明？”贝儿抽抽咽咽，卡迪的运动衣都被她弄湿了。

“证明我真心爱你，”卡迪很紧张地揉着她的头发；
“我们结婚！”

“不！”贝儿推开卡迪，全身发抖：“我不能嫁给你！”

“为什么？”卡迪捉住她两条手臂：“你已经有了爱人？”

“没有！”贝儿拉开他的手，她凄然说：“我没有爱过任何人，也没有人爱过我。”

“我爱你！”卡迪肃穆地说。

“不要爱我，不要做傻瓜，”贝儿站起来：“我不值得你爱。”

“值不值得是我的感觉，我不承认自己是傻瓜，我一向很有判断力，贝儿，你今天怎么了，太累了？”

“是的！我好累。”贝儿双手交叉揽着自己的肩膀，她咬着唇，仰起头，把眼泪吞回去，她讨厌自己，哭哭啼啼的，多婆婆妈妈。

“你有什么心事，告诉我。”

贝儿晃一下脑袋。

卡迪握一下拳，很快地说：“你根本不爱我！”

“不！”贝儿叫，她呆住了，那不是承认了吗？为什么连一点秘密都藏不住，一下子便爆出来？

“啊！贝儿。”卡迪拥她入怀：“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已经足够，其他都不重要。”

“不是的，卡迪，你根本不了解我，我过去的一切，我的生活，我的家庭背景，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我知道，你很穷，穷得没钱交学费念日校，你无父无母是个孤儿，你单身租住一个小房间，苏太太还说你从来不与男孩子拍拖，一个又纯洁又简单又穷的灰姑娘，够了吧？”

贝儿皱皱眉，叹口气，了解她？她的丑事篇篇，卡迪知道多少？

“当然，你不高兴我家里太有钱，你讨厌那劳斯莱斯和我的司机，你就担心这些，对吗？”

“不，噢，是的！我们的家庭背景太悬殊，我配不起你。”

“傻瓜！”卡迪把她的头按在胸前：“娶妻求淑女，你没有听过吗？你不单只是淑女，而且还是美女。”

“你的家人会有不同的想法，门不当，户不对，谁肯娶个又穷又……总之不是个好媳妇。”

“你是嫁我呢，还是嫁我的家人？”

“你和你的家人是一个整体，他们有权左右你。”

“不会的，我在家里，地位特殊。由于我最小，爸爸妈妈最终我，哥哥姐姐和嫂嫂都让着我，只要我喜欢的，她们

不会反对，你放心！”

“要是他们发觉我……要是他们真的反对我呢？”

“我爱我的父母、兄姐，我爱我的家人。”卡迪表现得
很坚决：“但是，我愿意为了你而脱离家庭。别担心，我有一
双手，我能做事养活你。”

“你一家人这样疼爱你，为了一个象我……象我这样的
女人，值得吗？”

“如果他们真的爱我，应该为我找到好妻子而高兴，你
这样十全十美的女孩子，他们也反对，分明是存心和我作
对，不想我得到幸福。”

“卡迪，”贝儿忍不住又流下两行泪：“其实，我并不
十全十美，我有满身缺点，卡迪，这一次你看错了人。”

“来来去去还是一句门不当，户不对，今晚我回家告诉
妈咪，请她派人向你提亲。”卡迪吻一下她的脸，决定了。

“不，不，”贝儿急得猛叫：“我们认识才两个月，我
们彼此还不大了解！”

“我已经很了解你！”

“但我不了解你。”贝儿仰起脸，求着，双眼闪着泪
光：“给我一些时间，起码我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卡迪心都软了，哪有不答应的道理：“结婚是人生大
事，应该考虑清楚，好吧，你尽管想，我等你，直至你心甘
情愿地点头。”

“恐怕不肯点头的是你。”

“我现在已经点头了！”卡迪不断地点着头，直至贝儿
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